

五朝名臣言行錄

一

化園書館

Kaohua Library

開化圖書館

Kaishua library

開化圖書館

Kaichua library

開化圖書館

kaikwa library

五朝名臣言行錄

四部叢刊史部

上海涵芬樓借海
鹽張氏涉園藏宋
刊本景印原書板
匡喜營船尺六寸
六分寬四寸九分

開

Ua

館

ary

予讀近代文集及記事之
書觀其所載國朝名臣
言行之迹多有補於世教
者然以其散出而無統也
既莫究其始終表裏之全
而又汨於虛浮怪誕之說

予常病篋之於是掇取其要
聚爲此錄以便記覽尚恨
書籍不備多所遺闕嗣有
所得當續書之

五朝名臣言行錄總目

第一卷

一之一

中書令韓國趙忠獻王 普

一之二

樞密使濟陽曹武惠王 彬

一之三

丞相魯國范公 質

一之四

內翰竇公 儀

一之五

丞相李文正公昉

一之六

丞相許國呂文穆公蒙正

一之七

丞相張文定公齊賢

第二卷

二之一

丞相呂正惠公端

二之二

四 樞密錢宣靖公 若水

二之三

四 丞相李文靖公 沆

二之四

丞相王文正公 旦

第三卷

三之一

丞相向文簡公 敏中

三之二

三 參政陳晉公 恕

三之三

尚書張忠定公詠

三之四

樞密馬正惠公知節

三之五

樞密曹武穆公瑋

第四卷

四之一

丞相畢文簡公士安

四之二

丞相萊國寇忠愍公準

四之三

太尉衛國高烈武王瓊

四之四

內翰楊文公億

四之五

丞相王文康公曙

第五卷

五之一

丞相沂國王文正公曾

五之二

丞相李文定公迪

五之三

叅政魯肅簡公宗道

五之四

叅政薛簡肅公奎

五之五

叅政蔡文忠公齊

第六卷

六之一

丞相許國呂文靖公 夷簡

六之二

丞相陳文惠公 堯佐

六之三

丞相晏元獻公 殊

六之四

丞相鄭國宋元憲公 庠

六之五

叅政韓忠憲公 億

六之六

叅政程文簡公 琳

第七卷

七之一

丞相祁國杜正獻公 衍

七之二

叅政范文正公 仲淹

七之三

東染院使种公 世衡

第八卷

八之一

丞相穎國龐莊敏公籍

八之二

樞密使狄武襄公青

八之三

叅政吳正肅公育

八之四

叅政王文忠公堯臣

八之五

樞密包孝肅公拯

八之六

樞密使魯國王武恭公 德用

第九卷

九之一

諫議田公 錫

九之二

內翰王公 禹偁

九之三

侍讀孫宣公 奭

九之四

中丞李恭惠公 及

九之五

中丞孔公道輔

九之六

起居舍人尹公洙

九之七

尚書余襄公靖

九之八

待制王公質

九之九

侍讀孫公甫

第十卷

十之一

希夷陳先生

搏

种放魏野林逋附

十之二

安定胡先生

瑗

十之三

泰山孫先生

復

十之四

徂徠石先生

介

十之五

金

六

唐

老蘇先生洵

五朝名臣言行錄總目

開化圖書館
Kathua Library

目錄

七

開化圖書館

Kaishwa library

五朝名臣言行錄卷第一之一

中書令韓國趙忠獻王

王名普字則平幽州薊人後徙洛陽周
世宗用兵淮上太祖拔滁州宰相范
質奏用王為軍事判官太祖領同州
節度辟為推官移領宋州表掌書記

太祖受禪以佐命功授右諫議大夫充
樞密直學士從平上黨遷樞密副使拜
樞密使乾德二年范質王溥魏仁浦同
日罷以王為門下侍郎平章事開寶中

出爲河陽三城節度使太平興國初入
朝拜司徒兼侍中八年出爲武勝軍節
度使雍熙中冊拜太保兼侍中明年出
爲西京留守兼中書令淳化三年薨年
七十一咸平初詔配享太祖廟庭

普爲滁州判官太祖與語竒之會獲盜百
餘人將就死普意其有冤啓太祖更訊

之所全活十七八

范蜀公
蒙求

太祖旣得天下誅李筠李重進召趙普問曰
天下自唐季以來數十年間帝王凡易十

姓兵革不息蒼生塗地其故何也吾欲息
天下之兵爲國家建長久之計其道何如
普曰陛下之言及此天地人神之福也
唐季以來戰鬪不息國家不安者其故非
它節鎮太重君弱臣強而已矣今所以治
之無它竒巧也惟稍奪其權制其錢穀收
其精兵則天下自安矣語未畢上曰卿
勿復言吾已諭矣頃之 上因晚朝與故
人石守信王審琦等飲酒酒酣 上屏左
右謂曰我非爾曹之力不得至此念汝之

德無有窮已然爲天子亦大艱難殊不若
爲節度使之樂吾今終夕未嘗敢安枕而
卧也守信等皆曰何故 上曰是不難知
居此位者誰不欲爲之守信等皆惶恐起
頓首言曰 陛下何爲出此言今天命已
定誰敢復有異心 上曰不然汝曹雖無
心其如汝麾下之人欲富貴者何一旦以
黃袍加汝之身汝雖欲不爲不可得也皆
頓首涕泣曰臣等愚不及此唯 陛下哀
憐指示以可生之塗 上曰人生如白駒

之過隙所爲好富貴者不過欲多積金錢
厚自娛樂使子孫無貧乏耳汝曹何不釋
去兵權擇便好田宅市之爲子孫立永久
之業多置歌兒舞女日飲酒相驩以終其
天年君臣之間兩無猜嫌上下相安不亦
善乎皆再拜謝曰陛下念臣及此所謂
生死而肉骨也明日皆稱疾請解軍權
上許之皆以散官就第所以尉撫賜賚之
甚厚與結婚姻更置易制者使主親軍其
後又置轉運使通判使主諸道錢穀收選

天下精兵以備宿衛而諸功臣亦以善終
子孫富貴迄今不絕邕非韓王謀慮深長
太祖聰明果斷天下何以治平至今戴白
之老不覩干戈聖賢之見何其遠哉普爲
人陰刻當其用事時以睚眦中傷人甚多
然其子孫至今享福祿國初大臣鮮能及
者得非安天下之謀其功大乎 太祖旣
納韓王之謀數遣使者分詣諸道選擇精
兵凡其材力伎藝有過人者皆收補禁軍
聚之京師以備宿衛厚其糧賜居常躬自

按閱訓練皆一以當百諸鎮皆自知兵力
精銳非京師之敵莫敢有異心者由我

太祖能強幹弱支制治於未亂故也凍水記聞○又

王沂公筆錄云太祖在位歷年石守信王審琦等猶分典禁兵相國趙公普屢以為言上不得已召

守信等曲宴道舊甚樂因諭之曰朕與公等昔嘗比肩義同骨肉豈有它哉而言事者進說不已今莫若

自擇善地各守外藩優游卒歲不亦樂乎朕復有女數人便當約婚守信等咸頓首稱謝由是高石王魏

之族俱蒙選尚尋各歸鎮幾二十年貴盛赫弈始終如一○又程氏遺書云趙普除節度使權便是烏重

徽之策以兵付逐州刺史

太祖初登極杜太后尚康寧常與上議

軍國事猶呼趙普為書記嘗撫勞之曰趙

書記且爲盡心吾兒未更事也 太祖寵
待韓王如左右手御史中丞雷德驤劾奏
普強市人第宅聚斂財賄 上怒叱之曰
鼎鑪尚有耳汝不聞趙普吾之社稷臣乎
命左右曳於庭數匝徐使復冠召升殿曰
今後不宜爾且赦汝勿令外人知也聞記
太祖即位之初數出微行以偵伺人情或過
功臣之家不可測趙普每退朝不敢脫衣
冠一日大雪向夜普謂 帝不復出矣久
之聞叩門聲普亟出 帝立風雪中普惶

懼迎拜 帝曰已約晉王矣已而 太宗
至共於普堂中設重裯地坐熾炭燒肉普
妻行酒 帝以嫂呼之普從容問曰夜久
寒甚 陛下何以出 帝曰吾睡不能着
一榻之外皆他人家也故來見卿普曰
陛下小天下耶南征北伐今其時也願聞
成筭所向 帝曰吾欲下太原普默然久
之曰非臣所知也 帝問其故普曰太原
當西北二邊使一舉而下則二邊之患我
獨當之何不姑留以俟削平諸國則彈丸

黑誌之地將無所逃 帝笑曰吾意正如
此特試卿耳遂定下江南之議 帝曰王
全斌平蜀多殺人吾今思之猶耿耿不可
用也普於是薦曹彬為將以潘美副之邵氏

聞見錄

太祖欲使符彥卿典兵趙韓王屢諫以為彥
卿名位已盛不可復委以兵柄 上不聽
宣已出韓王復懷之請見 上迎謂之曰
豈非以符彥卿事耶對曰非也因別以事
奏既罷乃出彥卿宣進之 上曰果然宣

何以復在卿所韓王曰臣託以處分之語
未備者復留之惟 陛下深思利害勿爲
後悔 上曰卿苦疑彥卿何也朕待彥卿
至厚彥卿能負朕邪韓王曰 陛下何以
能負周世宗 上默然遂中止聞記

太祖一日以幽燕地圖示中令問所取幽燕
之策中令曰圖必出曹翰 帝曰然又曰
翰可取否中令曰翰可取孰可守 帝曰
以翰守之中令曰翰死孰可代 帝不語
久之曰卿可謂遠慮矣 帝自此絕口不

言伐燕至太宗因平河東乘勝欲搗燕
薊時中令鎮鄧州上疏力諫其憂國愛君
之深言出乎文章之外雖雜陸宣公論事
中不辨也錄聞見

趙普嘗欲除某人為某官不合太祖意不
用明日普復奏之又不用明日又奏之

太祖怒取其奏壞裂投地普顏色自若徐
拾奏歸補綴明日復進之上乃寤用之

其後果稱職得其力記聞○又晉公談錄云普嘗奏事忤旨上怒就趙

手掣奏劄子按而擲之趙就地拾起以手展開近前復奏上愈怒拂袖起趙猶奏曰此事合如此容進

入取旨其
膽量如此

太祖時嘗有群臣立功當遷官上素嫌其
人不與趙普堅以為請上怒曰朕固不
為遷官將若何普曰刑以懲惡賞以酬功
古今之通道也且刑賞者天下之刑賞非
陛下之刑賞也豈得以喜怒專之上怒
甚起普亦隨之上入宮普立於宮門久
之不去上寤乃可其奏記聞

國初趙普為相於廳事坐屏後置二大甕凡
有人投利害文字皆置中滿即焚於通衢

聞見錄

太祖常與趙普議事不合太祖曰安得宰

相如桑維翰者與之謀乎普對曰使維翰

在陛下亦不用蓋維翰愛錢太祖曰

苟用其長亦當護其短措大眼孔小賜與

拾萬貫則塞破屋子矣

楊文公談苑

太祖豁達既得天下趙普屢以微時所不足

者言之欲潛加害太祖曰不可若塵埃

中揔教識天子宰相則人皆去尋也自後

普不復敢言

談錄

開寶中趙普猶秉政江南後主以銀五萬兩

遺普普白 太祖 太祖曰此不可不受

但以書荅謝少賂其來使可也普叩頭辭

讓 上曰大國之體不可自為寢弱當使

之勿測既而後主遣其弟從善入貢常賜

外密賚白金如遺普之數江南君臣始震

駭 上之偉度 談苑○又記聞云 太祖時趙

兩浙錢俶方遣使致書及海物十瓶於普置在左廡

下會車駕至倉卒出迎不及屏也 上顧見問何物

普以寶對 上曰此海物必佳即命啓之皆滿貯瓜

子金也普惶恐頓首謝曰臣未發書實不知若知之

當奏聞而却之 上笑曰但取之無慮彼謂

國家事皆由汝書生耳因命普謝而受之

王始爲相 太祖命薛居正呂餘慶叅知政
事以副之不知印不奏事不押班但奉行
制書而已事無大小一決於王開寶中盧
多遜因對屢攻其短雷有鄰復訟其庇吏
受賕 上怒下御史府案問抵吏罪詔叅
知政事更知印押班奏事以分其權
王性深沈有岸谷多忌克初以吏道聞寡學
術 太祖常勸以讀書晚年手不釋卷其
爲宰相以天下事爲已任沈毅果斷當世
無與爲比

昭憲太后聰明有智度嘗與太祖叅決大
政及疾篤太祖侍藥餌不離左右太
后曰汝自知所以得天下乎太祖曰此
皆祖考與太后之餘慶也太后笑
曰不然正由柴氏使幼兒主天下耳因戒
敕太祖曰汝萬歲後當以次傳之二弟
則并汝之子亦獲安矣太祖頓首泣曰
敢不如母教太后因召趙普於榻前爲
約誓書普於紙尾自署名云臣普書藏之
金匱命謹密宮人掌之及太宗即位普

為盧多遜所譖出守河陽日夕憂不測
上一旦發金匱得書大寤遂遣使急召之
普惶恐為遺書與家人別而後行既至復

為相

記聞

盧多遜貶朱崖諫議大夫李符求見趙普言
朱崖雖在海外而水土無它惡春州雖在
內地而至者必死望追改前命以外彰寬
宥乃置於必死之地普領之後月餘符坐
事貶宣州行軍司馬 上怒未已令再貶
嶺外普具述其事即以符知春州到郡月

餘卒

湘山野錄

太平興國中朝士祖吉典郡奸贓事覺下獄
時郊禮將近太宗怒其貪墨諭旨執政
特俾郊赦不宥趙普奏曰敗官抵罪宜正
刑辟然而國家卜郊肆類所以對越天地
告休神明吉本何人安足以隳改陛下
赦令哉上善其對而止

沂公筆錄

彌德超自冗列爲諸司使驟被委遇誣奏侍
中曹公彬有不軌謀太宗疑之拜德超
樞密副使不數月趙普再相因爲辯雪

上乃大悟即逐德超而待彬如故自是數
日 上頗不懌從容謂普曰朕以聽斷不
明幾悞大事夙夜循省內愧于心普對曰
陛下知德超才幹而任用之察曹彬無罪
而昭雪之有勞者進有罪者誅物無遁情
事至立斷此所以彰 陛下之明聖也雖
堯舜何以過此哉 上於是釋然

沂公
筆錄

李繼遷擾邊 太宗用趙普計封趙保忠守
夏臺故地令滅之保忠反與繼遷合謀大

為邊患

玉壺
清話

一之二

樞密使濟陽曹武惠王

王名彬字國華真定靈壽人漢乾祐中
補成德軍牙職入周以後宮近戚歷典
蒲晉軍太祖乾德初改內客省使兼
樞密承旨二年征蜀以爲歸州行營都
監師還授宣徽南院使義成軍節度使
開寶七年十月征江南爲昇州西南路
行營都部署明年十一月江南平以功
拜樞密使領忠武軍節度 太宗即位

加同平章事從平太原加兼侍中出爲
天平節度使雍熙三年王師北伐爲幽
州道行營前軍都部署以違詔失律責
授檢校太保右驍騎上將軍四年起爲
武寧節度使真宗嗣位召拜樞密使
咸平二年薨年六十九追封濟陽郡王
配享太祖廟庭

王事周嘗監蒲州軍蒲帥王知鎬性長厚以
王帝室近親尤所加禮而王恭謹彌至雖
公府宴樂必端簡終日未嘗旁視王公謂

從事曰老夫自謂夙夜匪懈今覩監軍誠

散率之甚也

李宗諤
撰行狀

使吳越宣賚既畢即日而迴私覲之禮皆所
不受越人追以奉之王猶不納既而曰吾
或終拒之是近名也遂盡籍其數歸奏世
宗願納內帑世宗曰前使東南者皆分外
求索是致遠人頗輕朝命汝獨如此可謂
賢矣然此常禮不必固辭王始拜賜悉散
遺親舊不留一錢

行狀

充晉州兵馬都監劉鈞盜據并汾晉為敵境

王未及壯爰膺戎寄晝則訓練夜則警巡
食無膏粱衣靡文采嘗一日王與主帥暨
諸賓從環坐於野適有鄰道守將命單介
馳書詣王使人素不識潛問人曰誰爲曹
公有指王以示之者使人初謂其給也笑
曰豈有國戚近臣肯衣弋綈袍坐木素胡
床者乎審視之方信其簡儉如此行狀
太祖始在潛躍實典禁軍以王中立不倚尤
所推重然王非因公事未嘗造門羣居醮
樂亦所罕至 太祖益以此竒之建隆二

年自平陽召歸謂曰我當日常欲親汝汝
何故踈吾王頓首謝曰臣事周朝連葭蓂
之親復忝內職靖恭守位猶恐獲過安敢
妄有交納 太祖曰朕素知汝意方將擢
用宜罄乃誠以輔新邦也

行狀○又記聞云
太祖事世宗於澶

州曹彬為世宗親吏掌茶酒 太祖嘗從末酒彬曰
此官酒不敢相與自沽酒以飲 太祖及即位語群

臣曰世宗舊吏不欺其主者獨曹彬
耳由是委以腹心使監征蜀之軍

大舉伐蜀詔劉光義充歸州路行營前軍副
部署以王為都監始破三會巫山寨次平
夔州又取遂州時諸將皆欲屠城殺降以

逞威暴唯王申禁戢之令明勸賞之法繇
是乘破竹之勢不血刃而峽中郡縣悉下
兩川平王與諸將會成都大將王全斌等
日夕縱酒不恤軍事部下列校皆求取無
厭蜀人苦之王屢勸全斌等宜速振旅凱
旋全斌等逗留不發卒致全師雄等作亂
郡縣相應盜賊蠡起王與崔彥進悉力剪
平之洎全斌等歸闕太祖盡得全斌等
所爲事狀又面詰王仁贍仁贍歷詆諸將
奢縱不法事冀以自解止言清畏廉恪唯

曹彬一人耳。太祖大怒，全斌等並下吏議。即日授王宣徽南院使，充義成軍節度使。王獨懇請曰：「收蜀將校皆得罪臣，以無功獨蒙厚賞，恐無以勸天下。」太祖笑曰：「卿有茂功，加以不伐，設有微累，仁贍肯惜言哉！夫懲惡勸善，此所以勵臣子也。」王不敢

辭

行狀。○又掇遺曰：曹彬討蜀，初克成都，有獲婦女者，彬悉閉于第一第，竅以度食，且戒左右曰：「是將進

御當密衛之，洎事罷，咸訪其親以還之，無者備禮以嫁之。及師還，輜重甚多，或譖言悉奇貨也。太祖密

令伺之，圖書也，無銖金寸錦之附焉。○又記聞曰：王仁贍自劔南獨先歸闕，乞見歷數，王全斌等貪縱之

狀。太祖笑謂仁贍曰：「納李廷珪妓，擅開豐德庫金寶，此又誰邪？」仁贍惶怖叩仗待罪，曰：「此行清介，畏謹

但止有曹彬一人爾○晉公談錄曰太祖遣王全斌等平蜀全斌殺降兵三千人時曹彬不從但收其文案不署字及師還太祖傳宣送中書取勘左右曰方克復西蜀回雖殺降兵亦不可便案劾今後陛下如何用人太祖曰不然河東江南皆未歸服若不勘劾恐今後委任者轉亂殺人但且令勘劾洎勘案成宣令後殿見責問曰如何敢亂殺人又曰曹彬但退不干你事曹不退但叩頭伏罪曰臣同商議罪合誅戮太祖遂皆原之後忽一日宣曹并潘美曰命汝收江南又顧曹曰更不得似往時西川亂殺人曹徐奏曰臣若不奏又恐陛下未知曩日西川殺降之事臣曾商量固執不下臣見收得當日文案元不着字太祖令取覽之謂曰如此則當時何故堅自服罪曰臣從初與全斌等同被委任若全斌等獲罪臣獨清雪不為穩便所以一向服罪太祖曰卿既欲自當罪又安用留此文字曰臣初謂太祖曰行誅戮故留此文書令老母進呈乞全老母之命太祖尤器遇之又潛謂曰但只要他歸服切勿煞是他無罪過自是自家着他不得卿切會取曹曰謹奉詔旨不敢違越晉公曰今國家享無疆之休良由是

耳而曹之諸子皆享
豐祿豈非餘慶乎

王與 太祖密論天下事無不合 上意而

公堂會議如不能言 太祖益所器重

行狀

太祖遣曹彬潘美征江南彬辭才力不迨乞

別選能臣美盛言江南可取帝大言諭彬

曰所謂大將者能斬出位犯分之副將則

不難矣美汗下不敢仰視將行夜召彬入

禁中帝親酌酒彬醉宮人以水沃其面既

醒帝撫其背以遣曰會取會取他本無罪

只是自家着他不得蓋欲以恩德來之也

是故以彬之厚重美之明銳更相爲助令
行禁止未嘗妄戮一人而江南平

聞見錄

曹彬事

太祖時將討金陵責後主稱疾不

朝之罪以彬長者令爲統帥將終全其城
彬累遣告城中大軍決取十一月二十七
日破城宜早爲之圖後主將遣其愛子清
源郡公仲寓入覲至仲冬下旬日日克期
仲寓未出彬屢遣督之言郎君到寨即四
面罷攻後主終惑左右之言以爲堅壘如
此天象無變豈可計日而取蓋敵人之言

豈足爲信但報言行李之物未備宮中之
宴餞未畢將以二十七日出彬又令懇言
至二十六日亦無及矣果以是日城陷整
軍成列至其宮城門後主方開門奉表納
降彬荅拜爲之盡禮先是宮中預積薪後
主誓言若社稷失守當携血屬以赴火旣
見彬彬諭以歸朝俸賜有限費用至廣當
厚自齋裝旣歸有司之籍則無及矣遣後
主入治裝裨將梁迥田欽祚皆力爭以爲
苟有不虞荅將誰執彬但笑而不荅迥等

切諫彬曰非爾所知觀煜神氣懦夫女子之不若豈能自引決哉煜果無他彬遣五百人爲般致輜重登舟有一卒負籠下道旋彬立命斬之負檐者罔敢蹉跌後主旣失國殊無心問家計旣升舟隨軍官吏入其宮屏幃几硯什器皆設不動所齎持鮮

矣

談苑

江南文武官吏賴王保全皆得其所親屬有爲軍士所掠者王即時遣還之因大搜軍中無得匿人妻女倉廩府庫悉委轉運使

按籍檢視王一不問振乏絕恤鰥寡仁人
之心無所不至吳人大悅及歸舟中無他
物惟圖籍衣被而已

行狀

曹彬攻金陵垂克忽稱疾不視事諸將皆來
問疾彬曰余之病非藥石所愈唯須諸公
共發誠心自誓以克城之日不妄殺一人
則自愈矣諸將許諾共焚香為誓明日稍
愈及克金陵城中皆按堵如故曹翰克江
州忿其父不下屠戮無遺彬之子孫貴盛
至今不絕翰卒未三十年子孫有乞匄於

海上者矣程頤云記聞

金陵之陷後主以藏中黃金分賜近臣辦裝

張必得二百兩詣曹彬自陳不受願奏其

事彬以金輸官而不以聞談苑

太祖遣曹彬等下江南許以平定之日授之

相印洎凱旋恩禮踰厚而絕無前命彬等

因曲宴從容陳叙及之上曰非忘之也

顧念河東未下而卿等官位隆重豈可更

親此事耶彬等宴退其家各賜錢百萬其

重爵勸功若此沂公筆錄○涑水記聞云彬快快此而退至家見錢滿室乃歎曰好官

亦不過多得錢
耳何必使相也

以功拜樞密使王在宥密常公服危坐如對
君父接小吏亦以禮未嘗以名呼歸私第
唯閉閣宴居不妄通賓客五鼓纔動已待
漏於禁門矣雖雪霜不易其操如此者八

年

狀行

王和氣接物煦如陽春忠誠事君皎如白日
不以富貴驕人唯以謙恭自處兩總機密
五臨蕃翰位益高而志益下寵愈厚而憂
愈深不蓄羨財為子孫計不樹私黨為門

館恩所居之宅僅芘風雨敗簷踈牖不堪
其憂而王處之恬然自若喜愠之色家人
不知湛然澄波莫窺其際所以西降蜀南
平吳出將入相善始令終者蓋王能以功
業自全而善守富貴也加以歷代治亂近
朝興廢燦然胷中問一知十每與朝士清
談終日鴻儒碩生自以爲不及行狀
曹侍中爲人仁愛多恕平數國未嘗妄斬人
嘗知徐州有吏犯罪旣立案逾年然後杖
之人皆不曉其旨彬曰吾聞此人新娶婦

若杖之彼其舅姑必以婦爲不利而惡之
朝夕笞罵使不能自存吾故緩其事而法
亦不赦也其用志如此

聞記

曹武惠王國朝名將勲業之盛無與爲比嘗
曰自吾爲將殺人多矣然未嘗以私喜怒
輒戮一人其所居堂室弊壞子弟請加修
葺公曰時方大冬牆壁瓦石之間百蟲所
蟄不可傷其生其仁心愛物蓋如此旣平
江南回詣閣門入見膀子稱奉勅江南幹
當公事回其謙恭不伐又如此

歸田錄

曹武惠王始生周歲日父母以百玩之具羅
於席觀其所取武惠左手提干戈右手取
俎豆斯須取一印餘無所視後果爲樞密
使相卒贈濟陽王配享帝食公雖兼領將
相不以爵祿自大造門者皆降廡而揖不
名呼下吏吏之稟白者雖劇暑不冠不見
伐江南西蜀二國諸將皆捆載而歸惟公
但圖史衾篋而已爲藩帥中途遇朝紳必
引車避過市戢其傳呵戒導吏去馬不得
越十輪恐壅過市井性仁恕清謹無撓強

記善談論清白如寒儒宅帑無十日之蓄
至坐武帳止衣弋綈紵絮而已征幽州偶
失律於涿鹿素服待罪趙叅政昌言請按
軍法朝廷察之止責右驍衛上將軍未幾
遂起趙叅政自延安還因事被劾於尚書
省久不許見時公已復樞密使三抗疏力
雪之方許朝謁士論歎伏

王壺
清話

侍中曹公彬為樞密使向公敏中為副使當
是時契丹犯塞繼遷叛命每軍書狎至上
必亟召樞臣計議彬則曰此狂寇當速發

兵誅討斬決而已止用強弩若干步兵若干定矣敏中徐曰某所儲廩未備或道途迂遠或出兵非其時當別施方略制之纖悉措置多從敏中所議上謂將帥難其人彬必懇激而言臣請自効更無他說敏中常私恠之及子瑋亦有將材累歷邊任威名甚重晚自樞貳出鎮西鄙臨事整衆酷類先君復果於戰鬪而不肯以安民柔遠爲意豈將帥之體固當若是邪

王沂公筆錄

曹冀王彬前後受命帥師征討諸國允降四

國主江南西川廣南湖南也未嘗殺一無
辜功名顯著爲諸將之首諸子皆賢令瑋
琮璨繼領旄鉞陶弼觀王畫像有詩曰蒐
兵四把降王縛教子三登上將壇其後少
子玘追封王爵實生慈聖光獻太后輔
佐仁祖母儀累朝聖功仁德天下懷慕
以至濟陰生享王爵子孫昌盛近世無比
非元功陰德享報深厚何以至此雖漢馬
唐郭殆無以過嗚呼盛哉

澗水燕談

卷三

十一

周禮

開化圖書館

Kaohua library

一之三

丞相魯國范公

公名質字文素大名宗城人後唐長興
中登第仕晉爲翰林學士漢初加戶部
侍郎周祖起兵以爲樞密副使廣順初
拜中書侍郎平章事世宗不豫入受顧
命輔立恭帝 太祖受禪加兼侍中罷
叅知樞密乾德二年罷爲太子太傅薨
年五十四將終戒其子無得請謚立碑
質自從仕未嘗釋卷人或勉之質曰昔嘗有

異人與吾言他日必當大任苟如其言無

學術何以處之

求蒙

周祖自鄴舉兵向闕京師亂范魯公隱於民間一日坐封丘巷茶肆中有人貌怪陋前揖曰相公無慮時暑中公所執扇偶書大暑去酷吏清風來故人二句其人曰世之酷吏冤獄何止如大暑也公它日當深究此弊幸無忘吾言公惘然久之後至祆廟後門見一土木短鬼其貌肖茶肆中見者公心異焉亂定周祖物色得公遂致大用

公見周祖首建議律條繁廣輕重無據吏
得以因緣為姦周祖特詔詳定是為刑統

聞見錄

范質初作相與馮道同堂道意輕其新進潛
視所為質初知印當判事語堂吏曰當判
之事並施籤表得以視而書之慮臨文失
誤貽天下笑道聞嘆曰真識大體吾不如
也質後果為名相

談苑

世宗在揚州怒竇儀罪在不測范質非時求
見世宗意其救儀將避之質趨而前曰儀

近臣以小過忤旨罪不當誅因免冠叩首
泣下曰臣備位宰相不敢致人非辜當帝
王之怒幸陛下寬之世宗意解遂赦儀罪

蒙求

范質奉行制敕未嘗破律每命刺史縣令必

以戶口版籍爲急

蒙求

周恭帝之世有右拾遺直史館鄭起上宰相
范質書言太祖得衆心不冝使典禁兵
質不聽及太祖入城諸將奉登明德門
太祖命軍士皆釋甲還營太祖亦歸公

署釋黃袍俄而將士擁質及王溥魏仁浦等皆至 太祖嗚咽流涕曰吾受世宗厚恩今爲六軍所逼一旦至此慙負天地將若之何質等未及對軍校羅彥瓌按劍厲聲曰我輩無主今日必得天子 太祖叱之不退質頗諂讓 太祖且不肯拜王溥先拜質不得已從之且稱萬歲請詣崇元殿召百官就列周帝內出制書禪位 太祖就龍墀北面再拜命宰相扶 太祖登殿易服於東序還即帝位群臣相賀及

太宗即位先命溥致仕蓋溥其為人也又

嘗稱質之賢曰惜也但欠世宗一死耳聞記

○又龍川別志云周顯德末年太祖任殿前點檢功業日隆而謙下愈甚老將大校多歸心者雖宰相

王溥亦陰劾誠款今南御園則溥夙所獻也惟范質忠於周室初無所附及世宗晏駕北邊奏契丹入寇

命太祖以大兵出拒之行至陳橋軍變既入城韓勅以親衛戰於闕下敗死太祖登正陽門望城中

諸軍未有歸者乃脫甲詣政事堂時早朝未退而聞亂質下殿執溥手曰倉卒遣將吾儕之罪也瓜入溥

手幾出血溥無語既見太祖質曰先帝養太尉如子今身未冷奈何如此太祖性仁厚流涕被面然

質知勢不可遏曰事已爾無太倉卒自古帝王有禪讓之禮今可行也因具陳之且曰太尉既以禮受禪

則事太后當如母養少主當如子切勿負先帝舊恩太祖揮涕許諾然後率百官行禮由此太祖深敬

重質仍以為相者累年終質之世太后少主皆無恙故太祖太宗每言賢相必以質為稱首

范魯公嘉謀億量時稱名相自以執政之地
生殺慘舒所繫苟不能蚤夜兢畏悉心精
慮敗事覆餗憂患畢至加之道有枉直時
有夷險居其位者今古為難嘗謂同列曰
人能臯吸三斗醇醕即可為宰相矣

沂公
筆錄

舊制宰相早朝上殿命坐有軍國大事則議
之從容賜茶而退自餘除拜號令刑賞廢
置事無巨細並熟狀擬定進入止於禁中
親批紙尾用御印可其奏謂之印畫降出
奉行而已由唐歷五代不改其制 國初

范質王溥魏仁浦自以前朝舊相且憚
太祖英睿具劄子面取進止朝退各疏其
事所得聖旨臣等同署字以志之自是奏
御寢多或至盱具命坐啜茶之禮尋亦廢

罷今遂為定式

沂公筆錄

公性卞急好面折人以廉介自持未嘗受四
方饋遺前後所得祿賜多給孤遺閨門之
中食不異品身沒之後家無餘貲後太
祖因講求輔相謂侍臣曰朕聞范質但有
所居宅不營產真宰相也 太宗亦素重

質嘗對近臣稱累朝宰弼以爲循規矩惜
名器持廉節無出質之右者

開化圖書
Kachua Libr

開化圖書館

Carhua library

此書在... 文...

一之四

內翰竇公

公名儀字可象薊州漁陽人晉天福中
舉進士歷漢周爲翰林學士判河南府
國初再入翰林乾德四年卒年五十三
儀弟儼侃僈僖皆繼登科儼字望之漢
史館修撰周中書舍人國初轉禮部侍
郎卒年四十二僈字日章周祕書郎開
寶中拜右補闕開封府判官出爲彰義
軍節度推官 太宗即位召拜左諫議

大夫後拜叅知政事卒年五十八

趙普自樞密使授集賢殿大學士是時范質等皆已罷相中書絕曹普授官勅無人署名普入奏之太祖曰卿但進來朕爲卿署可乎普曰有司所署非帝王之事太祖曰卿問陶穀實儀必有所說乃召問之穀時爲尚書對曰自古輔相未嘗虛位唯唐文宗時甘露事後中書無宰相當時以僕射尚書奉行制書今尚書乃六官之長可以署勅儀曰此非承平之制不足法

今皇弟尹正京府兼中書令此正宰相任也署勅宜矣普即入奏遂召太宗署

勅

遺掇

太祖欲改元謂宰相曰今改年號須古來未有者時宰相以乾德為請且言前代所無三年正月平蜀蜀宮人有入掖庭者太祖因閱其奩具得鑑背字云乾德四年鑄大驚曰安得四年所鑄乎出鑑以示宰相皆不能對乃召學士陶穀竇儀奏曰蜀少主曾有此號鑑必蜀中所鑄太祖大喜

因歎曰作宰相須是讀書人自是大重儒

臣矣

劉貢父詩話

王著既貶官內署闕人太祖謂范質等曰

王著昨以酒失深嚴之地當選謹重之士

以處之質等對以前朝學士惟竇儀清介

謹厚然頃自翰林遷端明今又官為尚書

難於復召太祖曰禁中非此人不可卿

當諭朕意令勉赴所職即日再入翰林為

學士

金坡遺事

竇儀開竇中為翰林學士時趙普專政帝

患之欲聞其過一日召儀語及普所爲多
不法且譽儀早負才望之意儀盛言普開
國勲臣公忠亮直社稷之鎮 帝不悅儀
歸言於諸弟張洎引滿語其故曰我必不
能作宰相然亦不詣朱崖吾門可保矣既
而召學士盧多遜多遜嘗有憾於普又喜
其進用遂攻普之短果罷相出鎮河陽普
之罷甚危賴以勲舊脫禍多遜遂叅知政
事作相太平興國七年普復入相多遜有
崖州之行是其言之驗也

談苑

太祖下滁州世宗命儀籍其帑藏至數日

太祖遣親吏取藏絹儀即白曰公初下城
雖傾藏取之誰敢言者今既有籍即爲官
物非詔旨不可得也後太祖屢對大臣
稱儀有守欲以爲相趙普忌其剛直乃引
薛居正叅知政事及儀卒太祖聞之驚
歎曰天何奪我實儀之速耶太宗亦稱
儀質重嚴整有家法閨門敦睦人無間言
諸弟皆不能及僖亦中人之才惟僞爲有

操尚耳

求蒙

儼顯德中上疏言六綱一曰明禮二曰崇樂
三曰熙政四曰正刑五曰勸農六曰經武

蒙求

太祖嘗晚坐崇政殿召學士竇儼對上時
宴服儼至屏樹間見之不進中使促不應
上訝其久不出笑曰豎儒以我燕服爾遽

命袍帶儼遂趨出

沂公筆錄

儼尤善推步星曆與盧多遜楊徽之同在諫
垣謂二公曰丁卯歲五星當聚於奎奎主
文明又在魯分自此天下始太平二拾遺

必見之老夫不與也至乾德間五星果聚

於奎

玉壺清話

竇偁爲晉府記室賈琰爲判官每諸王宗室
宴集琰必怡聲下氣褒讚捷給偁叱之曰
賈氏子何巧言令色之甚獨不懼於心邪
太宗甚怒白太祖斥出爲涇州節判後
即位思之召爲樞密直學士數月叅政中
謝語之曰汝知何以及此偁曰陛下以
臣往年霸府遭逢所以至此耳上曰不
然以卿嘗面折賈琰故任卿左右思聞直

言耳

談苑

竇儀尚書本燕人爲性嚴重家法整肅尚書
每對客坐即二侍郎三起屐四叅政五補

闕皆侍立焉

晉公談錄

開化圖書館

Kaohua library

開化

圖

館

一之五

丞相李文正公

公名昉字明遠深州饒陽人漢乾祐初
舉進士仕周爲翰林學士國朝開寶
六年拜翰林學士遂叅政事太平興國
八年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端拱初罷
淳化二年復相四年又罷明年以司空
致仕至道二年薨年七十二
李相昉在周朝知開封府人望已歸太祖
而昉獨不附王師入京昉又獨不朝貶道

州司馬昉步行日十數里監者中人問其
故曰須後命耳上聞之詔乘馬乃買驢
而去三歲徙延州別駕在延州爲生業以
老三歲當徙昉不願內徙後二年宰相薦
其可大用召判兵部昉五辭行至長安移
疾六十日中使促之行至洛陽又移疾三
十日而後行旣至上勞之昉曰臣前日
知事周而已今以事周之心事陛下上
大喜曰宰相不謬薦人

談叢

太宗語侍臣曰朕何如唐太宗左右互辭以

讚獨李昉無它言微誦白居易諷諫七德
舞詞曰怨女三千放出宮死囚四百來歸
獄上聞之遽興曰朕不及朕不及卿言
驚朕矣擷遺

李昉太宗時與宋琪同建議復時政記月
終送史館先進御而後付有司時政記進
御自昉始也蒙求

盧多遜與李昉相善昉待之不疑多遜知政
多毀昉人有以告昉昉不信之後太宗
語及多遜事昉頗為解釋太宗曰多遜

居常毀卿一錢不直昉始信之 太宗由

是目昉為善人

蒙求

李文正為相有求差遣見其人材可取將收
用必正色拒絕之已而擢用或不足收用
必和顏溫語待之子弟或問其故公曰用
賢人主之事我若受其請是市私恩也故
峻絕之使恩歸於上若其不用者既失所
望又無善辭此取怨之道也

史

李文正公常期王文正公旦必為相自小官
薦進之公病召王公勉以自愛既退謂其

子弟曰此人後日必為太平宰相然東封西祀亦不能救也

史 厄

至道元年燈夕太宗御樓時李文正以司

空致仕於家上亟以安輿就其宅召至

賜坐於御樓之側敷對明爽精力康勁

上親酌御樽飲之選餽核之精者賜焉謂

近侍曰昉可謂善人君子也事朕兩入中

書未嘗有傷人害物之事宜其今日所享

如此也

玉壺清話

公溫和無城府寬厚多恕不念舊惡在位小

心循謹無赫赫稱好接賓客雅厚張洎而
薄張泌及罷相洎草制深詆之而泌朔望
常詣其第人或謂泌曰李公待君素不厚
何數詣之泌曰我爲廷尉日李公方秉政
未嘗一有請求此吾所以重之也

一之六

丞相許國呂文穆公

公名蒙正字聖功河南人太平興國二年舉進士太宗始臨軒親試擢冠甲科五年拜左補闕知制誥八年擢叅知政事遂拜中書侍郎平章事淳化中罷既而復相至道元年出判河南府咸平四年復以左僕射平章事六年以病罷歸洛大中祥符四年薨年六十六

淳化三年

太宗謂宰相曰治國之道在乎

寬猛得中寬則政令不成猛則民無所措
手足有天下者可不敬之哉呂蒙正曰老
子稱治大國若烹小鮮夫魚擾之則亂近
日內外皆來上封求更制度者甚衆望
陛下漸行清淨之化上曰朕不欲塞人
言路至若愚夫之言賢者擇之亦古典也
趙昌言曰今朝廷無事邊境謐寧正當力
行好事之時上喜曰朕終日與卿論此
事何愁天下不治苟天下親民之官皆如
此留心則刑清訟息矣

談苑

上聞汴水輦運卒有私質市者謂侍臣曰幸
門如鼠穴何可塞之但去其尤者可矣篙
工楫師苟有少販鬻但無妨公不必究問
冀官物之入無至損折可矣呂蒙正曰水
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小人情僞在
君子豈不知之若以大度兼容則萬事兼
濟曹叅不擾獄市者以其兼受善惡窮之
則姦慝無所容故戒勿擾也聖言所發正
合黃老之道

事實

國朝三入中書惟公與趙韓王爾未嘗以姻

戚徼寵澤子從簡當奏補舊制宰相奏子
起家即授水部員外郎加朝階公奏曰臣
昔忝甲科及第釋褐止授六品京官况天
下才能老於巖穴不能霑寸祿者無限今
從簡始離襁褓一物不知膺此寵命恐罹
陰譴止乞以臣釋褐所授官補之固讓方
允止授六品京官自爾爲制

湘山野錄

呂蒙正不喜記人過初叅知政事入朝堂有
朝士於簾內指之曰是小子亦叅政邪蒙
正佯爲不聞而過之其同列怒令詰其官

位姓名蒙正遽止之罷朝同列猶不能平
悔不窮問蒙正曰若一知其姓名則終身
不能復忘固不如毋知也且不問之何損
時皆服其量

聞記

呂文穆公以寬厚為宰相太宗尤所眷遇
有一朝士家藏古鑑自言能照二百里欲
因公弟獻以求知其弟伺間從容言之公
笑曰吾面不過楮子大安用照二百里其
弟遂不復敢言聞者歎服以謂賢於李衛
公遠矣蓋寡好而不為物累者昔賢之所

難也

歸田錄

呂公蒙正嘗問諸子曰我爲相外議如何諸子云大人爲相四方無事蠻夷賓服甚善但人言無能爲事權多爲同列所爭公曰我誠無能但有一能善用人耳此真宰相之事也公夾袋中有冊子每四方人替罷謁見必問其有何人才客去隨即疏之悉分門類或有一人而數人稱之者必賢也朝廷求賢取之囊中故公爲相文武百官各稱職者以此

史

呂文穆公既致政居洛 真宗祀汾陰過洛
文穆尚能迎謁至回鑿已病 帝爲幸其
宅問曰卿諸子孰可用公對曰臣諸子皆
豚犬不足用有姪夷簡任潁州推官宰相
才也 帝記其語遂至大用文靖公也先
是富韓公之父貧甚客文穆公門下一日
白公曰某兒子十許歲欲令入書院事廷
評太祝公許之其子韓公也文穆見之驚
曰此兒它日名位與吾相似亟令諸子同
學供給甚厚文穆兩入相以司徒致仕後

韓公亦兩入相以司徒致仕文穆知人之

術如此

聞見錄

公質厚寬簡有重望不結黨與遇事敢言每
論政事有未允者必固稱不可 太宗嘉
其無隱趙韓王開國元老公晚輩驟進同
在相位韓王甚推許之

一之七

丞相張文定公

公名齊賢字師亮曹州冤句人後徙洛陽太祖時舉賢良方正又獻十策皆報罷太平興國二年中進士第六年爲江南西路轉運副使召還簽書樞密院事出知代州淳化二年拜吏部侍郎同平章事四年出知成都府咸平初復相坐冬至朝會被酒失儀免大中祥符五年以司空致仕七年薨年七十二

太祖幸西都肆赦張文定公齊賢時以布衣
獻策 太祖召至便坐令面陳其事文定
以手畫地條陳十策一下并汾二富民三
封建四敦孝五舉賢六大學七籍田八選
良吏九懲姦十恤刑內四說稱旨文定堅
執其六說皆善 太祖怒令武士拽出及
車駕還京語 太宗曰我幸西都唯得一
張齊賢耳我不欲爵之以官異時汝可收
之使輔汝爲相也至 太宗初即位放進
士榜決欲置於高等而有司偶失掄選第

三甲之末 太宗不悅及注官有旨一榜

盡與京官通判文定釋褐將作監丞通判

衡州不十年果為相 東軒筆錄。又聞見錄云太祖幸西都文定公獻十

策於馬前召至行宮賜衛士廊食文定就大盤中以手取食 帝用柱斧擊其首問所言十事文定且食

且對略無懼色賜束帛遣之歸謂 太宗曰吾幸西都為汝得一張齊賢宰相也

張齊賢為江南轉運使吉州泔江有勾欄地

錢其地為江水淪陷或官占為舡場而所

輸錢如故又李氏時民於江中編浮棧以

居量丈尺輸稅名水場錢齊賢悉奏免之

蒙求

真宗時戚里有爭分財不均者更相訐訟又
因入宮自理於上更十餘斷不能服
宰相張齊賢曰是非臺府所能決也臣請
自治之上許之齊賢坐相府召訟者曰
汝非以彼所分財少乎皆曰然即命各供
狀結實乃召兩吏趣歸其家令甲家入乙
舍乙家入甲舍貨財皆按堵如故分書則
交易之訟者乃止明日奏狀上大悅曰
朕固知非君莫能定者聞記
公姿儀碩大善談方略以致君之術自負往

往涉於踈闊前後治獄多所全宥喜提獎
寒雋种放之召公所薦也大中祥符中嘗
言玉清昭應宮續畫祥瑞有損謙德及違
奉天之意屢請罷土木之役然不事儀矩
頗好治生再入相數起大獄又與寇公準
相傾奪人以此少之

開化
k a r h u

五朝名臣言行錄卷第一

開化圖書館
kaihua library

五朝名臣言行錄卷第二之一

丞相呂正惠公

公名端字易直幽州安次人晉朝以蔭
補千牛備身開寶中知成都府言太宗
朝再爲開封判官皆坐累左遷復爲樞
密直學士拜叅知政事又擢拜戶部侍
郎平章事逾年以病罷薨年六十六

呂正惠公使高麗遇風濤檣折舟人大恐公

恬然讀書若在齋閣時

玉壺清話

太宗欲相正惠公左右或曰呂端之爲人糊

大塗

讀為
鵠突

帝曰端小事糊塗大事不糊塗

決意相之

呂氏家
塾記

保安軍奏獲李繼遷母 太宗甚喜是時寇

準為樞密副使呂端為宰相 上獨召準

與之謀準退自宰相幕次前過不入端使

人邀至幕中曰鄉者 主上召君何為準

曰議邊事耳端曰 陛下戒君勿言於端

乎準曰不然端曰若邊鄙常事樞密院之

職端不敢與知若軍國大計端備位宰相

不可以莫之知也準以獲繼遷母告端曰

君何以處之準曰準欲斬於保安軍北門
之外以戒凶逆端曰 陛下以爲何如曰
陛下以爲然今準之密院行文書耳端曰
必若此非計之得者也願君少緩其事文
書勿亟下端將覆奏之即召閣門吏使奏
宰臣呂端請對 上召入之端見具道準
言且言昔項羽得太公欲烹之漢高祖曰
願遺我一盃羹夫舉大事者固不顧其親
况繼遷胡夷悖逆之人哉且 陛下今日
殺繼遷之母繼遷可擒乎若不然徒樹怨

籩而益堅其叛心耳 上曰然則柰何端
曰以臣之愚謂宜置於延州使善養視之
以招徠繼遷雖不能即降終可以繫其心
而毋死生之命在我矣 上撫髀稱善曰
微卿幾誤我事即用端策其母後病死於
延州繼遷尋亦死其子竟納款請命記聞
太宗大漸 李太后與宣政使王繼恩忌太
子英明陰與叅知政事李昌齡殿前都指
揮使李繼勳知制誥胡旦謀立潞王元佐
太宗崩太后使繼恩召宰相呂端端知有

太宗崩太后使繼恩召宰相呂正獻

變鑠繼恩於閣內使人守之而入太后謂

曰宮車已晏駕立嗣以長順也今將何如

端曰先帝立太子正為今日今始棄天

下豈可遽違先帝之命更有異議乃迎

太子立之尋以繼勳為使相赴陳州本鎮

昌齡為忠武行軍司馬繼恩為右監門衛

將軍均州安置胡旦除名流潯州記

真宗既於大行柩前即位垂簾引見群臣宰

相呂端於殿下平立不拜請卷簾升殿審

視然後降階率群臣拜呼萬歲記聞。又談

叢曰太宗

三

不預呂正惠公日與太子問起居既崩奉太子至福
寧庭中而先登御榻解衣視之而降揖太子以升遂

位即

趙普在中書呂端為叅政趙嘗謂人曰吾嘗
觀呂公奏事得嘉賞未嘗喜遇抑挫未嘗
懼亦不形言真台輔之器也

晉公
談錄

公姿儀瓌秀有器量寬厚多恕意豁如也雖
屢經擯退未嘗以得喪介懷深為當世所
服善與人交輕財好施未嘗問家事其為
相持重識大體以清靜簡易為務每奏對
同列多異議公罕所建明一日內出手札

戒曰自今中書事必經呂端詳酌乃得聞
奏公讓不敢當真宗初即位每見公肅
然拱揖不以名呼嘗召對便殿訪軍國大
事經久之制陳當世急務皆有條理上
甚嘉納

開化圖
k a r h u a

二之二

樞密錢宣靖公

公名若水字淡成河南新安人雍熙中
舉進士釋褐同州觀察推官擢祕書丞
直史館遷知制誥翰林學士至道初以
右諫議大夫同知樞密院事以母老求
解機務便奉養遂以本官充集賢院學
士復判流內銓知開封府出知天雄軍
巡撫陝西還拜鄧州觀察使知并州薨
年四十四

錢若水爲舉子時見陳希夷於華山希夷曰
明日當再來若水如期往見有一老僧與
希夷擁地爐坐僧熟視若水久之不語以
火箸畫灰作做不得三字徐曰急流中勇
退人也若水辭去希夷不復留後若水登
科爲樞密副使年才四十致仕希夷初謂
若水有仙風道骨意未決命僧觀之僧云
做不得故不復留然急流中勇退去神仙
不遠矣僧麻衣道者也

聞見錄

錢若水爲同州推官知州性褊急數以芻臆

決事不當若水固爭不能得輒曰當奉陪
贖銅耳已而果爲朝廷及上司所駁州官
皆以贖論知州愧謝已而復然前後如此
數矣有富民家小女奴逃亡不知所之奴
父母訟於州命錄事參軍鞠之錄事嘗貸
錢於富民不獲乃劾富民父子數人共殺
女奴棄屍水中遂失其屍或爲元謀或從
而加功罪皆應死富民不勝榜楚自誣服
具上州官審覆無反異皆以爲得實若水
獨疑之留其獄數日不決錄事詣若水廳

事詬之曰若受富民錢欲出其死罪邪若
水笑謝曰今數人當死豈可不少留熟觀
其獄詞邪留之且旬日知州屢趣之不能
得上下皆怪之若水一旦詣州屏人言曰
若水所以留其獄者密使人訪求女奴今
得之矣知州驚曰安在若水因密使人送
女奴於知州所知州乃垂簾引女奴父母
問曰汝今見汝女識之乎對曰安有不識
也因從簾中推出示之父母泣曰是也乃
引富民父子悉破械縱之其人號泣不肯

去曰微使君之賜則某滅族矣知州曰推官之賜也非我也其人趣詣若水廳事若水閉門拒之曰知州自求得之我何與焉其人不得入繞垣而哭傾家貲以飯僧爲若水祈福知州以若水雪冤死者數人欲爲之奏論其功若水固辭曰若水但求獄事正人不冤死耳論功非其本心也且朝廷若以此爲若水功當置錄事於何地邪知州歎服曰如此尤不可及矣錄事詣若水叩頭愧謝若水曰獄情難知偶有過誤

何謝也於是遠近翕然稱之未幾太宗
聞之驟加進擢自幕職半歲中為知制誥
二年中為樞密副使

聞記

錢若水為學士太宗禮遇殊厚嘗草賜趙
保忠詔云不斬繼遷存狡兔之三穴潛疑
光嗣持首鼠之兩端太宗覽之甚悅謂
若水曰此四句正道着我意又與趙保吉
詔有既除手足之親已失輔車之勢其辭
甚美太宗御筆批其後云依此詔本極
好至今其子延年寶藏之

金坡遺事

李繼隆與轉運使盧之翰有隙欲陷之罪乃
檄轉運司期八月出塞令辦芻粟轉運司
調發方集繼隆復爲檄言據陰陽人狀國
家八月不利出師當更取十月轉運司遂
散芻粟旣而復爲檄云得保塞胡偵候狀
言賊且入塞當以時進軍芻粟即日取辦
是時民輸輓者適散倉卒不可復集繼隆
遂奏轉運司乏軍興太宗大怒立召中
使一人付三函令乘驛馳取轉運使盧之
翰竇玘及其人首丞相呂端樞密使柴禹

錫皆不敢言惟樞密副使錢若水爭之請
先推驗有狀然後行法 上大怒拂衣起
入禁中二府皆罷若水獨留廷中不去
上既食久之使人偵視廷中有何人報云
有細瘦而長者尚立焉 上出詰之曰爾
以同州推官再暮爲樞密副使朕所以擢
任以爾爲賢爾乃不才如是邪尚留此安
俟對曰 陛下不知臣無狀使得待罪二
府臣當竭其愚慮不避死亡補益 陛下
以報厚恩李繼隆外戚貴重莫比今 陛

下據其一幅奏書誅三轉運使雖有罪天下何由知之鞠驗事狀明白加誅亦何晚焉獻可替否死以守之臣之常分臣未獲死固不敢退 上意解乃召呂端等奏請如若水議先令責狀許之三人皆黜爲行軍副使旣而虜欲入塞事皆虛誕繼隆坐罷招討知秦州

記聞

詔訪備邊之策若水條上五事一擇郡守二募鄉兵三積芻粟四革將帥五明賞罰錢公若水嘗率衆過河號令軍伍分布行列

悉有規節深爲成將所伏 上知之謂左
右朕嘗見儒人談兵不過講之於尊俎硯
席之間於文字則引孫吳述形勢皆閑暇
清論可也責之於用則罕見有成效者今
若水亦儒人曉武深可嘉也時言者請城
綏州積兵禦党項詔公自魏乘疾傳往按
至則乞罷其役時論躡之 上嘗謂左右
曰朕觀若水風骨秀邁才力有餘止疑其
筭部蹙隘果至大用恐愈迫之其後果天

玉壺
清話

至道初呂蒙正罷相以僕射奉朝請上謂
左右曰人臣當思竭節以保富貴呂蒙正
前日布衣朕擢爲輔相今退在班列寂寞
想其目穿望復位矣劉昌言曰蒙正雖驟
登顯貴然其風望不爲忝冒僕射師長百
僚資望崇重非寂寞之地且亦不聞蒙正
之鬱悒也况今巖穴高士不求榮達者甚
多惟若臣輩苟且官祿不足以自重耳
上默然又嘗言士大夫遭時得位富貴顯
榮豈得不竭誠以報國乎錢若水言高尚

之人固不以名位爲光寵忠正之士亦不以窮達易志操其或以爵祿恩遇之故而効忠於上此中人以下者之所爲也上然之及劉昌言罷上問趙鎔等曰頻見昌言否鎔等曰屢見之上曰涕泣否曰與臣等談多至流涕上曰大率如此當在位之時不能悉心補職一旦斥去即沈瀆涕泗若水曰昌言實未嘗涕泣鎔等迎合上意耳若水因自念上待輔臣如此蓋未嘗有秉節高邁不貪名勢能全進

退之道以感動人主遂貽 上之輕鄙將
以滿歲移疾遂草章求解職會晏駕不果
上及 今上之初年再表遜位乃得請談苑
公美風神有器識能斷大事事繼母以孝聞
風流儒雅善談論尤輕財好施所至推誠
待物委任僚佐總其綱領無不稱治汲引
後進推賢重士胷中豁如也

開

開化圖書館

Kaohua library

二之三

丞相李文靖公

公名沆字太初洺州人太平興國五年擢進士甲科召試除右補闕知制誥淳化二年拜給事中叅知政事四年罷

真宗升儲以爲太子賓客詔東宮待以師傳禮咸平初以中書侍郎平章事景德元年七月薨年五十八乾興初詔配饗真宗廟庭

雍熙中王化基上封自薦太宗謂宰相曰

李沆宋湜皆嘉士也即命中書并召試並
除右補闕知制誥

李沆嘗侍曲宴太宗目送之曰李沆風範

端凝真貴人也俄除叅知政事

蒙求

趙保吉久叛朔方危蹙中外咸以為靈州乃
必爭之地苟失之則緣邊皆驚上訪於

李文靖公公曰繼遷不死靈州非朝廷有
也莫若遣使密召州將使部分軍民空壘
而歸則關右之民息肩矣未幾靈州果陷
李文靖公沆為相王魏公旦方叅預政事時

西北隅尚用兵或至盱食魏公嘆曰我輩
安能坐致大平得優游無事耶文靖曰少
有憂勤足為警戒它日四方寧謐朝廷未
必無事其後北狄講和西戎納款而封岱
祠汾蒐講墜典靡有暇日魏公始歎文靖
之先識過人遠矣

歸田錄○又涑水記聞曰真宗既與契丹和親王文正公問

於李文靖公曰和親何如文靖曰善則善矣然邊患既息恐人主漸生侈心耳文正亦未以為然及真宗晚

年多事巡遊大脩宮觀文正乃潛歎曰李公可謂有先知之明矣○又龍川志云真宗初即位李沆為相王

旦叅知政事沆日取四方水旱盜賊奏之旦以為細事不足煩上聽沆曰人主少年當使知四方艱難不然

血氣方剛不留意聲色犬馬則土木甲兵禱祠之事作矣吾老不及見此此叅政它日之憂也及旦親見王欽

若丁謂等所為欲諫則業已同之欲去則上
遇之厚不忍去乃歎曰李文靖真聖人也

李沆在相位接賓客常寡言馬亮與沆同年
生又與其弟維善語維曰外議以大兄為
無口匏維乘間嘗達亮語沆曰吾非不知
也然今之朝士得升殿言事 上封論奏
了無壅蔽多下有司皆見之矣若邦國大
事北有強虜西有戎遷日旰條議所以備
禦之策非不詳究薦紳中如李宗諤趙安
仁皆時之英秀與之談猶不能啓發吾意
自餘通籍之子坐起拜揖尚周章失措即

席必自論功最以希寵獎此有何策而與
之接語哉苟屈意妄言即世所謂籠罩籠
罩之事僕病未能也爲我謝馬君沆常言
居重位實無補萬分唯中外所陳利害一
切報罷之唯此少以報國爾朝廷防制纖
悉備具或徇所陳請施行一事即所傷多
矣陸象先曰庸人擾之正此謂也儉人苟
一時之進豈念於民耶

談苑

真宗初即位李沆爲相 帝雅敬沆嘗問治
道所宜先沆曰不用浮薄新進喜事之人

此最為先帝問其人曰如梅詢曾致堯
等是矣帝深然之故終帝世數人者
皆不進用時梅曾皆以才名自負嘗遣致
堯副溫仲舒安撫陝西致堯於閣門疏納
仲舒言不足與共事輕銳之黨無不稱快
然沆在中書不喜也因用它人副仲舒而
罷致堯故自真宗之世至仁宗初年
多得厚重之士由沆力也

龍川別志。又東坡志林云真宗

時或薦梅詢可用者上曰李沆嘗言其非君子時沆之沒蓋二十餘年矣歐陽文忠公嘗問蘇子容云宰相沒二十年能使人主追信其言以何道子容言獨以無心故耳軾謂陳執中俗吏耳特以至公猶能

取信 王上况如李公
之才識而濟之無心耶

先生言 真宗問李文靖曰人皆有密啓而

卿獨無何也對曰臣待罪宰相公事則公

言之何用密啓夫人臣有密啓者非讒即

佞臣常惡之豈可効尤因言 祖宗時宰

相如此天下安得不治

龜山語錄

李文靖公爲相時 真宗嘗夜遣使持手詔

問欲以某氏爲貴妃如何公對使者自引

燭焚其詔書附奏曰但道沆以爲不可其

議遂寢書曰成王畏相其此之謂乎

呂氏家塾記

寇萊公始與丁晉公善嘗以丁之才薦於李文靖公屢矣而終未用一日萊公語文靖曰比屢言丁謂之才而相公終不用豈其才不足用邪抑鄙言不足聽邪文靖曰如斯人者才則才矣顧其爲人可使之在人上乎萊公曰如謂者相公終能抑之使在人下乎文靖笑曰它日後悔當思吾言也晚年與寇權寵相軋交互傾奪至有海康之禍始伏文靖之識

東軒筆錄

李文靖公作相常讀論語或問之公曰沆爲

宰相如論語中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兩
句尚未能行聖人之言終身誦之可也

聞見錄

李丞相沆重厚淳質言無枝葉善屬文識治
體好賢樂善為丞相有長者之譽頗通釋
典尤厭榮利世務罕以嬰心其自奉甚薄
所居陋巷廳事無重門其偏下已甚頽圯
壞壁沆不以屑慮堂前藥欄壞妻戒守舍
者勿令葺以試沆沆朝夕見之經月終不
言妻以語沆沆笑謂其弟維曰豈可以此
動吾一念哉家人勸治居第未嘗荅維因

語次及之沉曰身食厚祿時有橫賜計囊
裝亦可以治第但念內典以此世界為缺
陷安得圓滿如意自求稱足今市新宅須
一年繕完人生朝暮不可保又豈能久居
巢林一枝聊自足耳安事豐屋哉後遇疾
沐浴右脅而逝時盛暑停屍七日室中無
穢氣亦履行之報也

談苑

公沉厚寡言內行脩謹識大體居位謹密不
求聲譽所居湫隘處之晏然未嘗問家事
退公終日危坐未嘗跛倚性直諒有守駙

馬都尉石保吉求爲使相仁宗以問公
公曰賞典之行湏有所自保吉因緣戚里
無攻戰之勞台席之拜恐騰物論它日再
三詢之執議如初遂寢其事及公薨數日
乃卒拜焉公在相府動遵詔條不可干以
私然人有請求無所辨明旣抑退失望則
歸咎焉公亦不介意也

故尚書張詠嘗謂人曰吾榜中得人最多謹
重有雅望無如李文靖深沉有德鎮服天
下無如王公面折庭爭素有風采無如寇

公當方面寄則詠不敢辭

王文正公遺事

元城先生論本朝名相最得大臣體者惟李
沆丞相或曰何以明之先生曰李丞相每
謂人曰沆在政府無以補報國家但諸處
有人上利害一切不行耳此大似失言然
有深意且祖宗之時經變多矣故所立
法度極是穩便正如老醫看病極多故用
藥不至孟浪殺人且其法度不無小害但
其利多耳後人不知遂欲輕改此其害所
以紛紛也李丞相每朝謁奏事畢必以四

方水旱盜賊不孝惡逆之事奏聞上爲
之變色慘然不悅旣退同列以爲非問丞
相曰吾儕當路幸天下無事丞相每奏以
不美之事以拂上意然又皆有司常行
不必面奏之事後告已之公不荅數數如
此因謂同列曰人主一日豈可不知憂懼
也若不知憂懼則無所不至矣惟此兩事
最爲得體在漢之時惟魏丞相能行此兩
事以爲古今異制方今務在奉行故事而
已奏故事詔書凡二十三事敕掾史案事

郡國及休告從家還至府輒白四方異聞
或有逆賊風雨災變郡不上相輒奏言之
此最爲得宰相大體後之爲宰相者則或
不然好逞私智喜變 祖宗之法度欺蔽

人主惡言天下之災異喜變法度則綱紀

亂惡言災異則人主驕此大患也

元城先生語錄

李文靖公爲相治居第於封丘門內聽事前
僅容旋馬或言其太隘公笑曰居第當傳
子孫此爲宰相聽事誠隘爲太祝奉禮聽

事已寬矣

溫公訓儉

開化圖書館

Kaishua library

開化圖書館

Kaishua library



開化圖書館

Kaishwa Library

開化圖書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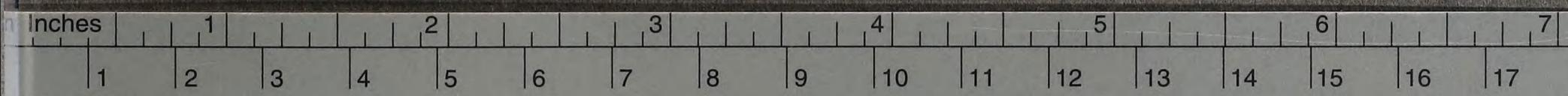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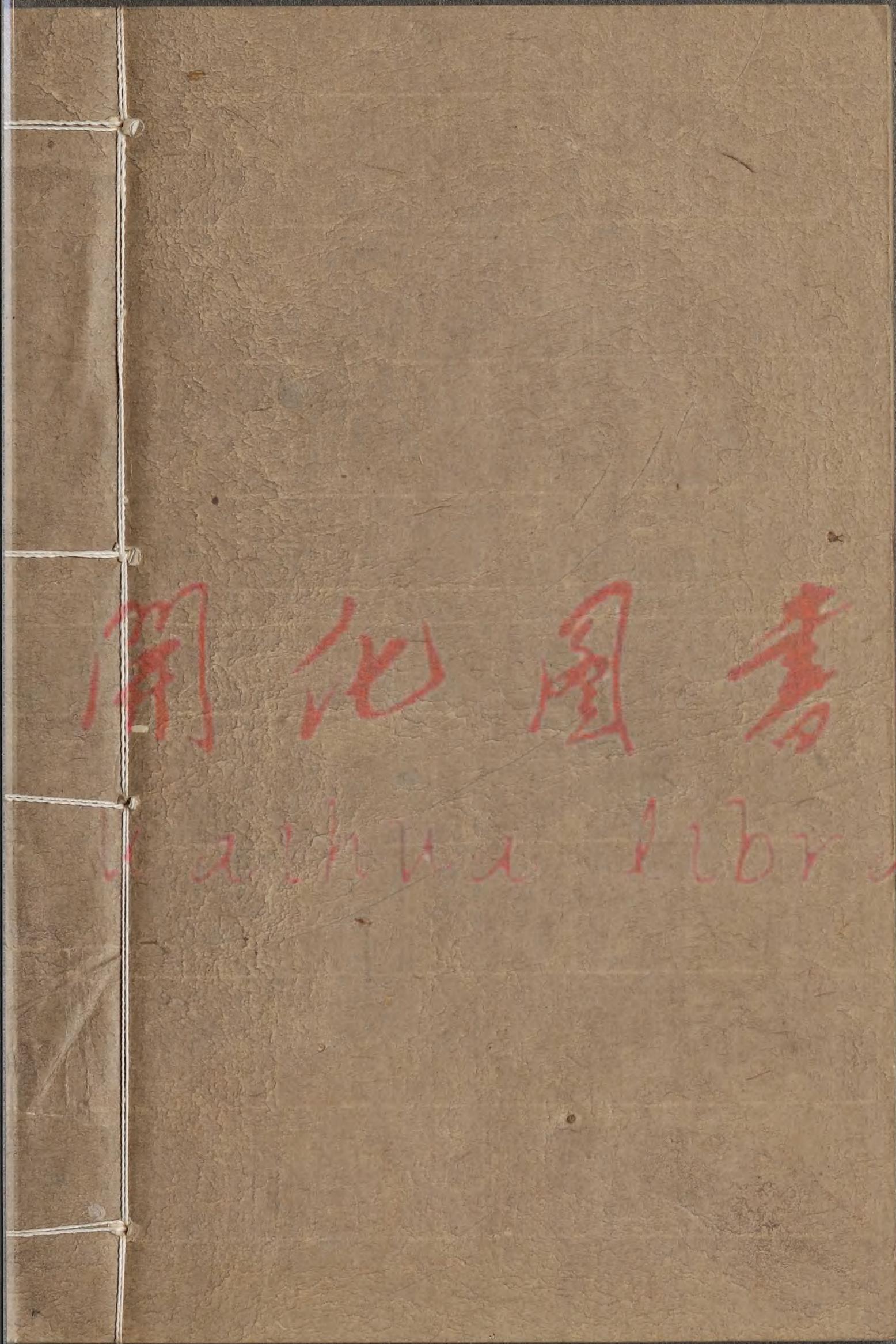
Journal of Abstracts



五朝名臣言行錄

一

關東圖書館
Kanana library



Centimetres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